

給給給



李達達

臺北人。思考時看起來笨，看起來懂的時候，就是在唬爛。機車騎士，房間亂，交稿準時，自由工作者。在《聯合報》繽紛版寫專欄「生活超解答」，在 BIOS Monthly 寫「吟遊的地球人」。作品入選《九歌一〇四年散文選》，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散文佳作，第五屆新北市文學獎散文二獎。講自己得過什麼獎其實有點遜，好像沒這些，就沒有正當性了。希望以後可以有更好的方法介紹自己。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，政大新聞系畢業。

小學一年級的夏天，我第一次抓到青蛙。

放學前，學校上空堆滿烏雲。飛機匆忙劃過，悶雷聲跟引擎聲混在一起。窗戶都關好了，同學們的書包也都收拾好了，大家端正地坐在椅子上，等著老師宣布放學。

一道清楚的閃電，一聲響雷，一百萬顆透明的小炸彈擊中地面，灰色的水泥地迅速被染黑。教室前頭的方形喇叭傳來訓導主任的聲音：「各班導師請注意！各班導師請注意！由於雨勢過大，請將小朋友留在教室內，稍晚雨小一點再整隊放學。」

歐巴桑老師說：「大家聽到廣播了，把書包放下來坐好。靠窗的同學把窗戶打開。」我拉開窗，雨水的香氣鑽進鼻孔裡。一年級的教室就在一樓，走廊的排水孔不斷冒出水，我好想出去玩，把衣服褲子都弄溼，戴上蛙鏡跳舞。

雨雖然小了一點，但閃電和雷聲一直沒停，我們被留在教室裡繼續等待。這時我注意到教室後門的地上有一隻大蒼蠅在那彈來彈去，牠先撞了一下門，才彈進教室裡，彈到我的腳邊，被我抓到。

我用雙手包住牠，留下指縫讓牠呼吸，捧在手心上一瞧，發現那不是蒼蠅，是一隻小青蛙。青蛙的身體溼溼涼涼，弄得我掌心很癢。我一面包庇牠，一面

用自以為心電感應的方式對牠說：「別擔心，放學以後我就會送你回家。」

沒想到下一秒成群的小青蛙們通通像逃難一樣彈進教室裡，引發一陣騷動。坐我旁邊的女生放聲大叫，幾乎哭了出來，有隻小青蛙跳到了她的書包上。我立刻丟掉手上的這一隻，轉過頭去抓她書包上的那一隻。她得救以後，用崇拜的眼神看著我。哇，原來這就是當英雄的感覺。

第二陣雨結束了。方形喇叭播出整隊放學的音樂，班長喊，起立，立正，敬禮。電風扇停止旋轉，日光燈也關了，鎖上窗戶以後我發現地上還有一隻小青蛙，就把牠抓起來藏在靠牆的置物櫃裡。

※

隔天到學校，那女生對我說：「一起去玩溜滑梯吧。」下課鐘響，她拉起我的手奔向操場。一路上我好快樂。我希望跑道可以更長，溜滑梯可以更遠，沙坑可以變成沙漠，最好有流沙把我們倆困住。我在心中高唱SOS的神曲，「下課／十分鐘的戀愛／雖然有一點短暫……多希望能夠永遠不分離」。

我跟她一次又一次爬上去，又一次一次溜下來。我玩到袖口領口屁股都是土，鞋也髒了臉也髒了。我好髒，她卻好乾淨。她淺藍色的制服襯衫與寶藍色的百褶裙好乾淨，她兩個小辮子和瓢蟲髮圈好乾淨，她長長的睫毛和大眼睛好

乾淨。骯髒的我好想再牽一次她乾淨的手。

鐘聲又響了。

她一聽見鐘響就溜下滑梯，踩過沙坑，跑道，草皮，階梯，筆直地衝進教室裡。我一個人站在水泥溜滑梯之巔，呆望著空曠的操場。一架飛機從我頭頂飛過，一陣風颳過來，好幾棵大樹都在搖頭，包裹著校舍的爬牆虎一面歡呼一面跳波浪舞，這陣風吹醒我的腦袋——對了，我置物櫃裡還有一隻小青蛙，我可以請牠來扮壞人，讓我再當一次那女生的英雄。

午休時間我打開櫃子，小青蛙還在，但牠身旁卻圍繞著一群螞蟻。牠死了，螞蟻正在搬運牠的屍體。我變成了壞人。

※

我早就知道自己不是好人。

在卡通或漫畫的世界裡，好人最無聊，他們的出場配樂每次都一樣。他們用同一張主角臉，守護著同樣的遊戲規則，成為故事裡的贏家。他們獲得魔法師或科學家的協助，揮舞著來自古代或未來的最強兵器，擊潰一切的邪惡。他們的勇士之劍被做成玩具，每個孩子手上都有一把，大家都想當好人。

壞的那一方比較吸引我。壞人很誠實，他們每次都會向觀眾說明自己的犯

罪動機。壞人有自己想做的事，壞人要獨占最稀少的東西，要統治世界，要報仇。為了獲得最華麗的成功壞人們經常採取最複雜的計畫，卻也因此產生了一堆破綻。壞人總是失敗，被毆飛，被囚禁，被剝奪能力，但就算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勞，他們還是一次又一次變換臉孔，抱著荒唐的野心重來再重來。

害死青蛙讓我更加相信自己適合當壞人。

我在家製造自己的武器，用木棍跟黑色膠帶纏出一把暗黑之刃，拿來打弟弟。我故意激怒另一個平常欺負我的同學，等他朝我衝過來，我再及時閃開，讓他自己去撞牆壁。

我說謊，明明是自己做的事情，卻誣賴給別人。我告狀，漫畫是八號同學帶來的，窗戶是六號同學在教室裡踢球打破的。我偷竊，把叔叔的銅板丟進自己的撲滿，把合作社的筆藏進自己的口袋。

我虐待螞蟻，用立可白畫一個圈困住牠再點火。立可白燃燒的時候會升起黑色的煙，螞蟻在煙霧裡縮成一個痛苦的小點。我告訴自己，這是在為青蛙復仇。

早自習時間開始之前我躲進廁所，門關起來脫下褲子，一面憋氣用力，一面想像這世界上出現一條虛擬的鋼線，這條鋼線會像削皮刀那樣貼著地球表面快速移動，把世界上所有高高在上的人通通切斷，只有正在蹲馬桶的我可以逃

過一劫。

每次大便我都試圖召喚出這條毀滅世界的鋼線，可是開門以後世界仍然沒有任何改變。

教室裡電風扇繼續旋轉，老師繼續批改作業。我喜歡的女生還坐在我旁邊，但她沒有再次牽我的手。新一批的蝌蚪變成小青蛙蹦蹦跳跳出水面，但牠們再也不會相信我了。

※

後來我才知道，從蝌蚪變成青蛙需要多大的勇氣與決心。

為了脫離蝌蚪期，變身為一隻堂堂正正的青蛙，牠的骨骼、呼吸和消化系統都承受著劇烈的變化。在新的嘴巴發育完成之前牠無法進食，所以原本用來游泳的尾巴就被當成養分，日漸萎縮。一天一天，牠的四肢慢慢地像樹苗那樣從肚子底下長出來，卻沒有人告訴牠四肢是什麼，又該如何使用。牠的鰓就要變成肺了，在原本舒適的環境裡忽然感到呼吸困難，牠決定跳出水面，登上陸地，待在那原本會使牠窒息的恐怖空氣中重新學會呼吸。那是信仰的一跳，跳出來牠才終於獲得新的身分展開新的生活。這麼劇烈的身體變化一定伴隨著最激烈的自我懷疑，沒有勇氣與決心的小蝌蚪根本撐不過去。

但撐過去又能怎樣？變成青蛙的第一天牠就落入我的手中，被我關在置物櫃裡孤獨地死去。

小青蛙死後的一個清晨，我在自己的房間裡醒來，醒來的我已經二十九歲。幽藍的晨光透過窗簾照在椅子上，椅子上洗過和沒洗過的衣服堆在一起，電風扇左右擺頭，地上有幾個捏扁的啤酒空罐，毛屑和灰塵在牆角堆積，有一隻螞蟻決定咬我一口。我捏死螞蟻的瞬間，這個清晨和小青蛙死去的那一刻連接在一起，我的房間變成一個空櫃，室內的空氣被置換成防腐劑，我浸泡在時間的試管裡懸浮著哪裡都不能去。

那樣死寂的空氣吸進肺裡，呼出來就變成十七歲的深夜。那時我暗戀一個女生，我打開電腦去看她的無名小站。她設的密碼太簡單，暗示又太明顯……我解開一篇上鎖的貼文，她與另一個女生在貼文底下的留言板閒聊，她們聊到我，戲稱我為T O A D，意思是蟾蜍，也就是想吃天鵝肉的癩蝦蟆。我臉上的青春痘，肥胖的身形，髮膚上泛著的油光以及膠框眼鏡底下細小的眼睛都讓我無處可逃，我的背上冒出毒疣，我的肚腹在膨脹，嘴巴咧開，我變成一隻人類尺寸的癩蝦蟆，卡在狹窄的椅子上。

活到十七歲我才發現自己不是人。

二十九歲的我坐在床沿，搗著臉想要擺脫那些不是人的日子。那幾年我遠離所有夜路上獨行的女子，因為她們之中曾有人一見我就加快自己的腳步，逃進街角的便利商店。那幾年搭公車和捷運的時候我只坐單人座，因為我怕沒有人願意待在我旁邊，我怕被迴避。那些可愛的，乾淨的，明亮的女孩子總是提防著我，其實我也畏懼她們，只要和她們對上眼，我癩蝦蟆的身分就會被揭穿。幸好醒來的時候我已經二十九歲了。我拉開窗簾，讓早晨的陽光打進室內，收拾地上的啤酒罐，刷牙，淋浴，一邊刮鬍子，一邊抹掉鏡子上的霧氣，看見一張乾淨光滑的人臉，我鬆了一口氣。

我不確定自己怎麼能夠重新做人。也許是瘦了。也許是因為痘痘已經淡化成痘疤。也許是因為我開始能跟另一個人類去海邊玩耍。也許是因為我寫了許多假裝成情書的悔過書。也許我什麼都沒做，只是因為無名小站關閉了我再也看不到那些戲言就變回了人類。也許被我害死的小青蛙已經原諒我了。

※

這個暑假結束後，我讀的那所小學就要拆了。那些沙坑，跑道，草皮，溜滑梯，小水塘，藏著青蛙屍體的置物櫃，通通都要拆掉。市府公報上寫說學校將會原地重建，校址和校名不會改變。還聽說他們為了蓋更大的地下停車場，

正在爭取挖掘地基的經費……。

我回去道別。

一個大雨過後的夜晚，我走進一片漆黑的學校裡，青蛙們聚在小水塘周圍「給、給、給」地大叫著。牠們的聽力極佳，我一走近，所有的青蛙都嚇得不敢出聲。在夜色裡我看不見牠們，只好用自以為心電感應的方式對那些躲起來小傢伙說，「嘿，這間學校要改建了，你們趕緊準備搬家吧。」我不是好人，這已經是我所能做到最善良的事情了。

我話說完，一架飛機從學校上空滑過颳起一陣風，這才發現原來校舍外牆的爬牆虎全都被拔掉了。

剩下的幾棵樹對我搖搖頭，同樣的風再次吹過我的腦袋，我不知道該怎麼辦，就學青蛙那樣給給給叫了幾聲。

※

「給給給給給！」原本不敢出聲的青蛙們也大叫了回來。

評審評語

暑假結束後，小學母校就要拆除，找個時間回去道別，當飛機滑過天際，才發現記憶裡的爬牆虎早已經不在了。作者以富有影像感的文字，寫自己的小學時光，第一次徒手抓到青蛙、與喜歡的女生一起嬉戲的下課十分鐘……善於使用蒙太奇手法，小學時的諸般使壞、十七歲的癩蝦蟆歲月、二十九歲的現在，時空轉換流暢自然，通篇瀟灑著抒情的基調，點綴卡通的趣味加以中和，淡淡的成長故事，讀後留有餘韻。

——王盛弘

得獎感言

接到得獎通知的傍晚，我出門散步。天還是很熱，但陽光的角度已給我秋天的感覺。走過巷口像打開了窗，風吹來真爽快，感覺在身體裡淤了一陣子的東西，終於化開。我彎進巷子裡，隔著後門柵欄再看一眼我的小學。今年九月這所小學的校舍即將剷平重建。我遠遠望著青蛙水塘，有點鼻酸，感覺到照片即將成為史料，回憶就要變成純粹的回憶了，啊，我這個校友也因為寫下這篇文章終於要變成傑出校友了……不，事實上並沒有，為此我更加鼻酸。